

百姓人家话过年

□郑先红

回想我夫妻俩定居江尾海头的小城太仓，白驹过隙，已然二十年！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一到过年，我们就成了返乡大军中的一员。我的娘家在“九山环一湖，翠螺出大江”的江东小城，我的婆家在“山水姑孰”的鱼米之乡。普通百姓的日子在烟火中穿行，在春秋中度过，如同屋檐下的麻雀，朴素安稳。一到过年，生活的湖面就泛起欢腾、凌乱的涟漪，也考验着我们的包容和谐。怎么说呢？请听我慢慢道来。

严谨地按照传统来拜年是老公对传统的坚守。我们都已过不惑，双方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都已作古。老公家的乡风是这样的：初一给舅舅拜年，接着是几个姨妈，再给叔伯、姑妈拜年。而我的父母年轻时就远离故土，在城市经营小家庭，所以过年的习惯更追求务实。我自然也沿袭了他们的思想。春节是难得的长假，我更想遵从内心的感受，把这时光都用来陪父母促膝谈心，一起游山玩水、把酒言欢。

过年要不要走亲戚就成了小夫妻不得不调和的矛盾。前几年我还就老公，陪他走亲戚，可是我跟一些亲戚不熟不亲，走亲戚的过程令我局促不安。这几年老公体谅我，在婆家共度除夕，初一他就把我送回娘家，他再回去给舅舅拜年。我呢，选一部贺岁片陪妈妈进影院，或者挽着妈妈的手在公园走走。入乡随俗是我对婆家的尊重；送我回城，是老公对我的迁就。

城乡结合夫妻既可享受城市的轻松自由，也可以回到乡村感受传统风俗和烟花自由。大年三十，年夜饭开局之前先祭祖。门口一炷小孩儿高、小树粗的香火从大年三十燃到初一。公公婆婆准备了满满当当一桌菜，齐齐整整一大家子人，大家放下所有想法，共同烘托一个主题——团聚。趁着

还没动筷，先拍一张全家福。一起喊着“茄子”“发财”，大家的嘴角便调整到一样的弧度，镜头记录下“团圆共此时”的幸福时光。“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。”“祝爸爸妈妈晚年幸福。”“祝哥哥嫂嫂琴瑟和鸣。”“祝大孙子前途无量。”……觥筹交错、举杯欢庆，年夜饭吃得热热闹闹。除夕夜，乡村的天幕光芒万丈，碎银和金光照亮了池塘，彩色的火焰映红了孩子的脸庞。焰火在天空绽开笑脸，孩子在院落和河堤绽开笑脸。噼噼啪啪，红红火火，有了烟花的助兴，要说过年的氛围感，还得是咱大农村！

今年春节的天气着实给力，风和日丽。大年初一，在乡下婆婆家红火热烈的鞭炮声中醒来，看着窗外一轮红日隔着迷雾、沁着白露冉冉升起，我伸个懒腰起床啦！老公遵守乡风去舅舅家拜年，我就带着孩子去城里陪我的爸爸妈妈啦！还好两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去妈妈家的路上，很多店铺都打烊了，花店却还在“恭喜发财”的歌声里开着张。鲜花，近些年越来越深入市民心中，购买鲜花成为时髦的春节消费，悦己或馈赠都是极好的选择。回到娘家，我们娘俩带着我的爸妈，祖孙三代带着足球来到宽广宁静的绿茵场，开启一场可以耍赖、玩笑的足球比赛，活力值满满地迎接春天，过一个名副其实的春节。正应了朱自清《春》里的人间气象：“打两个滚，踢几脚球，赛几趟跑，捉几回迷藏。风轻悄悄的，草软绵绵的……”城里的年，轻松惬意！

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，大多数城里人往上数两辈都是农村人。大多数城里人只是率先洗净了泥腿，扎根农业以外的领域。所以每一个城里人都有一份难言的乡愁锁在心头，文学家谱写着乡愁、音乐家弹奏着乡愁。我家的餐桌上，父亲也

常常诉说着他的乡愁，有生活的苦涩、也有亲情的甘甜。

今年，我儿子举杯敬姥爷，说了一句“祝姥爷龙行龘龘，寿比南山。”这“龙行龘龘”可是2024年最流行的祝福语。没错，三个繁体龙构成“龘”字，念dǎ。龙行龘龘的意思是群龙腾飞昂扬而又热烈的样子。中央电视台今年春晚的主标识就是以“龘”字为背景符号，以“国朝官印”的九叠篆为字体，彰显大气雄健的文化气息。

再来说说年夜饭。年夜饭上的年年有余红烧鱼、团团圆圆大肉丸、长长久久猪大肠等寓意美好的传统菜，想必家家都有，我要隆重介绍一下婆婆和妈妈做的独特年味美食。妈妈做的八宝菜又香又脆，是鱼肉富贵桌上的开胃小清新，食材丰富，包括黑木耳、苔菜丁、海带丝、干张丝、胡萝卜丝、黄花菜、盐豇豆丁、腌雪里蕻丁，拌以本地小磨麻油，各种食材味道融合后，唇齿留香、回味无穷。婆婆做的羊糕和皮冻是两道招牌菜，羊肉碎末、雪白的羊油、剔透的羊汤凝固在一起，切片码盘，蘸醋入口，去腥留鲜，爽口不费牙，比起啃骨头嚼大肉，吃相也优雅得多。皮冻的秘方我还没知晓，就觉得将猪肉皮变身成雪花冻很神奇。

不论是城市年还是乡村年，一家团圆是年的主旨，只是各有各的表达方式。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，人们对于过年的态度更务实、更尊重生活本质。今年，朋友圈里旅游过年、旅居过年呈现出“热辣滚烫”的态势，弥补了三年疫情“没出发”的缺憾。

明艳的火树银花渐渐平息、震天响的鞭炮声渐渐沉寂。报春的号角催促着人们回到工作、学习的岗位，愿欣欣家国以“龘龘”之姿，一起舞动起充满生机、充满希望的甲辰龙年。

跨年夜的值守

□刘俏到

除夕夜未央，趁着联欢晚会进行到戏曲联唱部分，我独自出了家门。

茫茫夜色里，弥漫着市郊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薄雾，还有我自幼最喜欢的一种硝烟味——这就是记忆中过年的味道了。驱车出了小区，大街上满是玉树银花，新浏河两岸的建筑都被灯影勾勒出来，展露着晴夜里这座精致小城的静谧气质。路过国道时，偶尔有几辆小车飞驰而过，那些平日常见的集装箱车都不见了踪影，估计它们也躲到哪儿过年去了吧。

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对夜间出行习以为常。不过，这一夜是我退役返乡后的第一个除夕，感觉有些特殊。虽然不用像部队那样战备值班，但节前镇里有要求，“群众过年，干部站哨”，过年期间要抓安全防范。于是在这个夜里，我要去城市的边缘，陪一个村改社区跨年。

到了约定地点，镇里和社区的六七个值班人员正在守候。他们说，不久前绽放了一轮烟花爆竹，大家刚从现场回来，没发生什么意外。我知道这里是禁放区与非禁放区的结合部，一桥之隔即可亲手释放绚烂，只可惜来晚一步，没能看到那一场江南的烟火迷离。

然而，我更关注的却是一座庙宇。节前社区书记就告诉过我，这里有一座小小庙宇，每逢除夕深夜必有群众跨年祈福，人多且杂，香火旺盛。我提议说，咱们去那儿盯一盯吧。

仅仅几分钟车程，我们就来到社区所属工业园的一角，吴塘河与另外一条小河的X形交叉点部位。远望那临水庙宇的建筑并不高，外围停车场却已聚集了不少车辆，庙宇半空也有碎纸灰烬带来的星星残火随风扶摇、闪烁不定。待到进入庙内广场，见到主殿，配殿虽然简陋，但来往群众不少，燃香与火烛随处可见，好在都有专人巡守，尚可安心。

边叮边聊天。我跟辖区派出所的老李说：“以前总在城区看到你，没想到这两城结合部的角落居然也是你们辖区。”老李爽朗地笑着说：“我们地盘大着呢，重点部位也多，就是人手太紧，今夜都得出动。”我不免感慨道：“从前我在部队是一直准备战斗，现在发现你们消防、基层的兄弟们竟然一直在‘战斗’。”老李说：“是啊，越是过节越‘充实’。”

我了解他们的状态。越过身边庙宇的挑檐，便是这村改社区的工业园；越过远处河汊的一带清波，还有连片的住宅区。短短十来年，从一个数千人的乡村变成一个既有农村村民、又有城市居民、还有工业园区的庞大社区，服务对象成倍增长，服务标准越来越高——身在基层，真不容易。

闲聊时又听说，老李来自遥远的东北，定居在这苏南小城已有二十年。同在一个镇域工作，我跟他们常有交集，知道他们的辛苦，但每次看到老李，他都是一副笑眯眯的神情。看得出来，他乐在其中。有时听他说话，似乎还带出不少本地方言，这尤其让我佩服，我想他是真的扎根在这远离故土的小城了。

说话间，突然又一轮烟花爆竹的声音密集响起。我跟老李说：“肯定到了十二点！”他看了看手表：“确实，跨年了！”观察了一番，他又说：“跟去年相比，今年人不算多、秩序更好，老百姓的安全意识明显更强了。”

时光真是奇妙的东西——也就是秒针走一步的工夫，我们便从兔年跨越到了龙年。不远处的非禁放区里，烟花爆竹噼里啪啦震天响了一阵，随后慢慢安静下来。龙年已临，这灯火不眠的夜晚，仿佛真有一条传说中属于这个古老民族的神龙，踏着五彩祥云、伴着风啸雷鸣而来，待到掠过这小城的上空便戛然而止，隐身于漫天的硝烟年味里，为人们带来满心热烈的平安祝福。



梅花闹春

□姚建平 摄

别样年味平潭岛

□虹城义哥

平潭岛，一个坐落在碧波荡漾之中，被时光宠爱着的岛屿，每当春节来临，这里的年味便如一壶陈年的老酒，醇厚而又别致。

于是，借着春节假期，我独自一人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，寻找那别样的年味。

岛上风光如画，碧海蓝天，白浪逐沙，渔民们驾驶着船舶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穿梭，暖暖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仿佛为这片大海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远处的海鸥欢快地鸣叫着，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。

走在小镇的街头巷尾，看见家家户户门前挂满了红灯笼和彩旗。街头巷尾弥漫着鱼腥味，那是渔民们自家捕捞的海鲜，新鲜又美味。小摊贩们吆喝着，售卖着各种年货和小吃，那些熟悉的味道让我忍不住驻足品尝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平潭岛的夜景。当夜幕降临，整个岛屿仿佛沉浸在一片梦幻的光影中，我站在海边，任由海风拂面，感受着这别样的年味。

在平潭岛的这几天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里的年味。它不同于城市的喧嚣和繁华，却

有着更加淳朴和真挚的氛围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渔民们辛勤的劳作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，也感受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。

冬日的阳光斜照在海面上，泛起一片金色的涟漪。沙滩上，孩童们嬉戏追逐，留下一串串欢声笑语。渔船缓缓归来，船上满载着鲜活的渔获，引得岸边游客驻足观赏。渔民们的皱纹里藏着一年来的辛勤和喜悦，他们用朴实的语言与游客交流，分享着丰收的喜悦。

岛上民风淳朴，古老的村落依山傍水，青瓦白墙，岁月在其间留下了斑驳的痕迹。春节将至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，饭香四溢，人们都在为年夜饭忙碌着。在这里，“年”不仅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种久违的归宿感，是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乡土的眷恋。

平潭岛的年味，或许没有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，却有着它独特的韵味和风情。这里的风、这里的海、这里的景、这里的人，都交织成一首美丽的诗篇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人们在这别样的年味中，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与归属。

蝶恋花·读《闹元宵》有感

□宋宝麟

序：1950年，新中国成立后沙溪的第一个元宵节热闹非凡，古镇老街张灯结彩，翻身当家作主的人们载歌载舞走上街头，周围的农民放飞一串串鹞灯，期待着五谷丰登……

正月元宵灯特耀。千万鹞灯，更比婵娟媚。梦想成真心底笑，分田到户夸谁好。

鼓乐龙船街舞蹈。四面歌潮，汇聚同欢闹。绽放心声千载少，沙溪陶醉春来早。

七绝 蝴蝶兰

□高志强

撷取红霞置案端，
祥云瑞气满堂欢。
惊奇巧手栽犹物，
起舞翩翩蝴蝶兰。

那年除夕

□程玉玲

每到除夕，沉浸在全家团圆，热热闹闹的喜庆氛围中时，记忆总会穿越几十年的光阴，带我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除夕夜。

那时我刚能记事，只记得每年秋天，妈妈都会买一大串带藤蔓的红薯，还要买几斤扎实的板栗。将红薯藤蔓缠绕在一起挂在房梁上，将板栗装在布袋里也挂在房梁上。小小的我只能每天看着这些东西，好奇地想：这是做什么呀？什么时候可以吃呀？

到了除夕夜，爸爸早早地生好一大盆炭火，妈妈端出一个果盆，里面有炒黄豆、花生、爆米花等等。妈妈笑着说：“今天除夕夜，大家都要守岁。”这时，妈妈把房梁上的红薯和布袋取下来，小的红薯放进炭火里煨着，大的红薯洗干净后削去皮，切成小片用盘子装好，又将布袋里的板栗倒在盘子里。风得半干的红薯和板栗，吃起来又脆又甜。

火炉里的火已烧得很旺了，男孩子们不要烤火，全都跑到屋外玩游戏了，只有我们小女孩守着火盆烤火。待到煨红薯熟了，妈妈对着屋外大喊一声：“吃煨红薯了。”男孩子们似乎听到了吹响的冲锋号，直奔火盆前，拿起火钳就翻找。找到红薯的男孩，双手捧着红薯，左手换右手忙着拍打，嘴里还发出“丝、丝”的声响，没找到的继续翻找，一会儿屋里灰尘飞满天，空气中也盈满了甜丝丝的香味。

爸爸的肚子里有永远都讲不完的故事，在孩子们的要求下，爸爸说：“今天除夕夜，我讲个捉鬼的故事。”一听是讲鬼故事，我和妹妹做起了鬼脸。那时候，我们对听鬼故事既害怕，又喜欢。

爸爸说，从前啊，有一个捕鱼人，有一天晚上去捕鱼，一边哼着歌，一边往前走，忽然觉得不对劲，怎么后面有人学我唱歌呢？回头见有一影子，就问：“谁？”影子说：“我是鬼。”鬼又问道：“你又是谁？”捕鱼人机智地说：“我也是鬼。”鬼又问道：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捕鱼人回答说：“要到河边。”鬼说：“我也要到河边去。”走着，聊着，捕鱼人说：“我是新鬼，不懂规矩，不知道鬼害怕什么？”鬼回答说：“害怕人的唾沫。”不久，到了河边，鬼要求捕鱼人背着它过河，过河后，捕鱼人紧紧地抓住它，对着鬼大口地吐唾沫，鬼大声尖叫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变成了一只羊，捕鱼人将羊牵到市场上卖了，得了很多钱。

故事会一结束，演唱会又开始了。妈妈教我们唱《木兰辞》：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……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……

演唱会也结束了，我和妹妹哈欠连天，这时爸爸又说：“不能睡觉哦，要守岁，我还要做好吃的茶给你们呢。”只见爸爸把红薯切成小薄片，放在锅里加上水，然后将锅架在火上烧，只听咕嘟咕嘟的响声，锅里冒出腾腾的热气，不一会儿，红薯茶就煮好了。爸爸在每个人的茶杯里放上一小点白糖，把红薯茶盛在茶杯里，一杯热乎乎、甜丝丝的红薯茶出炉了。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，暖在身上，连瞌睡也醒了。

夜深了，千家万户的鞭炮声响起来了。这时，孩子们接过爸爸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，急急忙忙拆开，里面是两毛钱，大家开心得又蹦又跳。妈妈一边给我们的口袋里装上红枣、花生，一边叮嘱着：“明天可以晚点起床，起来后要去隔壁叔叔、伯伯家拜年，嘴巴要甜，要会说好话，要说恭喜发财。”最后，我们在这浓浓的年味中沉沉睡去了。

待我长大后才知道，那年除夕夜，爸爸讲的捉鬼故事，是他把《搜神记》中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添枝加叶之后的改良版。也是长大后才明白爸爸、妈妈的良苦用心，他们用故事中的正面人物教育我们做人要机智、勇敢，要有爱国精神。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再也没有和父母一起度过这样温馨而又充实的除夕夜了，但我依旧深深地怀念那个除夕，那浓浓的年味也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投稿方式

- 电子邮箱投稿：
603468841@qq.com
- “墨妙亭”作者微信群：
(扫描右侧二维码加入)

